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  
第九十六回 瞞消息鳳姐設奇謀 洩機關顰兒迷本性

話說賈璉拿了那塊假玉忿忿走出，到了書房。那個人看見賈璉的氣色不好，心裡先發了虛了，連忙站起來迎著。剛要說話，只見賈璉冷笑道：「好大膽！我把你這個混賬東西！這裡是什麼地方兒，你敢來搗鬼！」回頭便問：「小廝們呢？」外頭轟雷一般，幾個小廝齊聲答應。賈璉道：「取繩子去捆起他來！等老爺回來，回明了，把他送到衙門裡去！」眾小廝又一齊答應：「預備著呢。」嘴裡雖如此，卻不動身。那人先自嚇的手足無措，見這般勢派，知道難逃公道，只得跪下給賈璉碰頭，口口聲聲只叫：「老太爺！別生氣！是我一時窮極無奈，纔想出這個沒臉的營生來。那玉是我借錢做的，我也不敢要了，只得孝敬府裡的哥兒玩罷。」說畢，又連連磕頭。賈璉啐道：「你這個不知死活的東西！這府裡稀罕你的那扔不了的浪東西！」

正鬧著，只見賴大進來，陪著笑，向賈璉道：「二爺別生氣了。靠他算個什麼東西！饒了他，叫他滾出去罷。」賈璉道：「實在可惡！」賴大賈璉作奸作歹，眾人在外頭都說道：「糊塗狗攬的！還不給爺和賴大爺磕頭呢！快快的滾罷，還等窩心腳呢！」那人趕忙磕了兩個頭，抱頭鼠竄而去。從此，街上鬧動了：「賈寶玉弄出『假寶玉』來。」

且說賈政那日拜客回來，眾人因為燈節底下，恐怕賈政生氣，已過去的事了，便也都不肯回。只因元妃的事忙碌了好些時，近日寶玉又病著，雖有舊例家宴，大家無興，也無有可記之事。

到了正月□七日，王夫人正盼王子騰來京，只見鳳姐進來回說：「今日二爺在外聽得有人傳說：我們家大老爺趕著進京，離城只二百多里地，在路上沒了。太太聽見了沒有？」王夫人吃驚道：「我沒有聽見，老爺昨晚也沒有說起。到底在那裡聽見的？」鳳姐道：「說是在樞密張老爺家聽見的。」王夫人怔了半天，那眼淚早流下來了。因拭淚說道：「回來再叫璉兒索性打聽明白了來告訴我。」鳳姐答應去了。

王夫人不免暗裡落淚，悲女哭弟，又為寶玉耽憂。如此連三接二，都是不隨意的事，那裡攔得住。便有些心口疼痛起來。又加賈璉打聽明白了，來說道：「舅太爺是趕路勞乏，偶然感冒風寒。到了□里屯地方，延醫調治，無奈這個地方沒有名醫，誤用了藥，一劑就死了。但不知家眷可到了那裡沒有。」王夫人聽了，一陣心酸，便心口疼得坐不住，叫彩雲等扶了上炕，還扎著嘴叫賈璉去回了賈政：「即速收拾行裝，迎到那裡，幫著料理完畢，即刻回來告訴我們，好叫你媳婦兒放心。」賈璉不敢違拗，只得辭了賈政起身。賈政早已知道，心裡很不受用；又知寶玉失玉以後，神志昏憤，醫藥無效；又值王夫人心疼。

那年正值京察，工部將賈政保列一等，二月，吏部帶領引見。皇上念賈政勤儉謹慎，即放了江西糧道。即日謝恩，已奏明起程日期。雖有眾親朋賀喜，賈政也無心應酬。只念家中人口不寧，又不敢耽延在家。

正在無計可施，只聽見賈母那邊叫請老爺，賈政即忙進去。看見王夫人帶著病也在那裡，便向賈母請了安。賈母叫他坐下，便說：「你不日就要赴任，我有多少話與你說，不知你聽不聽？」說著，掉下淚來。賈政忙站起來，說道：「老太太有話，只管吩咐，兒子怎敢不遵命呢？」賈母哽咽著說道：「我今年八□一歲的人了，你又要做外任去。偏有你大哥在家，你又能告親老。你這一去了，我所疼的只有寶玉，偏偏的又病得糊塗，還不知道怎麼樣呢！我昨日叫賴陸媳婦出去，叫人給寶玉算算命，這先生算得好靈：說要娶了金命的人幫扶他，必要沖沖喜纔好；不然，只怕保不住。我知道你不信那些話，所以叫你來商量。你的媳婦也在這裡，你們兩個也商量商量。還是要寶玉好呢？還是隨他去呢？」賈政陪笑說道：「老太太當初疼兒子這麼疼的，難道做兒子的就不疼自己的兒子不成麼？只為寶玉不上進，所以時常恨他，也不過是『恨鐵不成鋼』的意思。老太太既要給他成家，這也是該當的，豈有逆著老太太不疼他的理？如今寶玉病著，兒子也是不放心。因老太太不叫他見我，所以兒子也不敢言語。我到底瞧瞧寶玉是個什麼病。」

王夫人見賈政說著也有些眼圈兒紅，知道心裡是疼的，便叫襲人扶了寶玉來。寶玉見了他父親，襲人叫他請安，他便請了個安。賈政見他臉面很瘦，目光無神，大有瘋傻之狀，便叫人扶了進去，便想到：「自己也是望六的人了，如今又放外任，不知道幾年回來。倘或這孩子果然不好，一則年老無嗣，雖說有孫子，到底隔了一層；二則老太太最疼的是寶玉，若有差錯，可不是我的罪名更重了？」瞧瞧王夫人一包眼淚，又想到他身上，復站起來說：「老太太這麼大年紀，想法兒疼孫子，做兒子的還敢違拗？老太太主意該怎麼便怎麼就是了。但只姨太太那邊，不知說明白了沒有？」王夫人便道：「姨太太是早應了的；只為蟠兒的事沒有結案，所以這些時總沒提起。」賈政又道：這就是第一層的難處。他哥哥在監裡，妹子怎麼出嫁？況且貴妃的事雖不禁婚嫁，寶玉應照已出嫁的姐姐，有九個月的功服，此時也難娶親。再者，我的起身日期已經奏明，不敢耽擱，這幾天怎麼辦呢？」

賈母想了一想：「說的果然不錯。若是等這幾件事過去，他父親又走了。倘或這病一天重似一天，怎麼好？只可越些禮辦了纔好。」想定主意，便說道：「你若給他辦呢，我自然有個道理，包管都礙不著。姨太太那邊，我和你媳婦親自過去求他。蟠兒那裡，我央蜩兒去告訴他，說是要救寶玉的命，諸事將就，自然應的。若說服裡娶親，當真使不得；況且寶玉病著，也不可叫他成親，不過是沖沖喜。我們兩家願意，孩子們又有『金玉』的道理，婚是不用合的了，即挑了好日子，按著俗們家分兒過了禮。趕著挑個娶親日子，一概鼓樂不用，倒按宮裡的樣子，用□二對提燈，一乘八人轎子抬了來，照南邊規矩拜了堂，一樣坐床撒帳；可不是算娶了親了麼？寶玉頭心地明白，是不用慮的。內中又有襲人，也還是個妥妥當當的孩子。再有個明白人常勸他更好。他又和寶玉頭合的來。再者：姨太太曾說寶玉頭的『金鎖』也有個和尚說過，只等有玉的便是婚姻。焉知寶玉頭過來，不因『金鎖』倒引出他那塊玉來，也定不得。從此，一天好似一天，豈不是大家的造化？這會子只要立刻收拾屋子，鋪排起來。這屋子是要你派的。一概親友不請，也不排筵席；待寶玉好了，過了功服，然後再擺席請人。這麼著，都趕的上。你也看見了他們小兩口兒的事，也好放心著去。」

賈政聽了，原不願意，只是賈母做主，不敢違命，勉強陪笑說道：「老太太想得極是，也很妥當。只是要吩咐家下眾人，不許吵嚷得裡外皆知，這要耽不是的。姨太太那邊，只怕不肯；若是果真應了，也只好按著老太太的主意辦去。」賈母道：「姨太太那裡有我呢，你去罷。」

賈政答應出來，心中好不自在。因赴任事多，部裡領憑，親友們薦人，種種應酬不絕，竟把寶玉的事聽憑賈母交與王夫人鳳姐兒了。惟將榮禧堂後身王夫人內屋旁邊一大跨所二□餘間房屋指與寶玉，餘者一概不管。賈母定了主意，叫人告訴他去，賈政只說很好。此是後話。

且說寶玉見過賈政，襲人扶回裡間炕上。因賈政在外，無人敢與寶玉說話，寶玉便昏昏沉沉的睡去。賈母與賈政所說的話，寶玉一句也沒有聽見。襲人等卻靜靜兒的聽得明白，頭裡雖也聽得些風聲，到底影響，只見寶釵過來，卻也有些信真。今日聽了這些話，心裡方纔水落歸漕，倒也喜歡，心裡想道：「果然上頭的眼力不錯！這纔配的是。我也造化！若他來了，我可以卸了好些擔子。但是這一位的心裡只有一個林姑娘。幸虧他沒有聽見，若知道了，又不知要鬧到什麼分兒了！」襲人想到這裡，轉喜為悲，心想：「這件事怎麼好？老太太、太太那裡知道他們心裡的事？一時高興，說給他知道，原想要他病好。若是他還像頭裡的心，初見林姑娘，便要捧玉砸玉，一一況且那年夏天在園裡，把我當作林姑娘，說了好些私心話；後來因為紫鵲說了句玩話兒，便哭得死去活來。若是如今和他說要娶寶姑娘，竟把林姑娘擱開，除非是他人不知還可，倘或明白些，只怕不但不能沖喜，竟是催命了！我再不把話說明，那不是一害三個人了麼？」

襲人想定主意，待等賈政出去，叫秋紋照看著寶玉，便從裡間出來，走到王夫人身旁，悄悄的請了王夫人到賈母後身屋裡去說話。賈母只道是寶玉有話，也不理會，還在那裡打算怎麼過禮，怎麼娶親。

那襲人同了王夫人到了後間，便跪下哭了。王夫人不知何意，把手拉著他說：「好端端的，這是怎麼說？有什麼委屈，起來說。」襲人道：「這話奴才是不該說的，這會子，因為沒有法兒了！」王夫人道：「你慢慢的說。」襲人道：「寶玉的親事，老太太、太太已定了寶姑娘了，自然是極好的一件事。只是奴才想著，太太看去，寶玉和寶姑娘好，還是和林姑娘好呢？」王夫人道：「他兩個因從小兒在一處，所以寶玉和林姑娘又好些。」襲人道：「不是好些。」便將寶玉素與黛玉這些光景一一的說了，還說：「這些事都是太太親眼見的，獨是夏天的話，我從沒敢和別人說。」王夫人拉著襲人道：「我看外面兒已瞧出幾分來了，你今兒一說，更加是了。但是剛纔老爺說的話，想必都聽見了，你看他的神情兒怎麼樣？」襲人道：「如今寶玉若有人和他說話他就笑，沒人和他說話他就睡，所以頭裡的話卻倒沒聽見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倒是這件事叫人怎麼樣呢！」襲人道：「奴才說是說了，還得太太告訴老太太，想個萬全的主意纔好。」王夫人便道：「既這麼著，你去幹你的。這時候滿屋子的人，暫且不用提起。等我瞅空兒回明老太太，再作道理。」說著，仍到賈母跟前。

賈母正在那裡和鳳姐兒商議，見王夫人進來，便問道：「襲人丫頭說什麼，這麼鬼鬼祟祟的？」王夫人趁問，便將寶玉的心事細細回明賈母。賈母聽了，半日沒言語。王夫人和鳳姐也都不再說了。只見賈母歎道：「別的事，都好說。林丫頭倒沒有什麼。若寶玉真是這樣，這可叫人作了難了！」只見鳳姐想了一想，因說道：「難倒不難。只是我想了個主意，不知姑媽肯不肯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有主意，只管說給老太太聽，大家娘兒們商量著辦罷了。」鳳姐道：「依我想，這件事，只有一個『掉包兒』的法子。」賈母道：「怎麼『掉包兒』？」鳳姐道：「如今不管寶兄弟明白不明白，大家吵嚷起來，說是老爺做主，將林姑娘配了他了，瞧他的神情兒怎麼樣。要是他全不管，這個包兒也就不用了；若是他有些喜歡的意思，這事卻要大費周折呢！」王夫人道：「就算他喜歡，你怎麼樣辦法呢？」

鳳姐走到王夫人耳邊，如此這般的說了一遍。王夫人點了幾點頭兒，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也罷了。」賈母便問道：「你們娘兒兩個搗鬼，到底告訴我是怎麼著呀。」鳳姐恐賈母不懂，露洩機關，便也向耳邊輕輕告訴了一遍。賈母果真一時不懂。鳳姐笑著又說了幾句。賈母笑道：「這麼著也好，可就只忒苦了寶丫頭了。倘或吵嚷出來，林丫頭又怎麼樣呢？」鳳姐道：「這個話，原只說給寶玉聽，外頭一概不許提起，有誰知道呢？」

正說間，丫頭傳進話來，說：「璉二爺回來了。」王夫人恐賈母問及，使個眼色與鳳姐。鳳姐便出來迎著賈璉，努了個嘴兒，同到王夫人屋裡等著去了。一會兒，王夫人進來，已見鳳姐哭的兩眼通紅。賈璉請了安，將到□里屯料理王子騰的喪事的話說了一遍，便說：「有恩旨賞了內閣的職銜，謚了文勤公，命本家扶柩回籍，著沿途地方官員照料。昨日起身，連家眷回南去了。舅太太叫我回來請安問好。說：『如今想不到不能進京，有多少話不能說。聽見我大舅子要進京，若是路上遇見了，便叫他來到你們這裡細細的說。』」王夫人聽畢，其悲痛自不必言。鳳姐勸慰了一番，說：「請太太略歇一歇，晚上來，再商量寶玉的事罷。」說畢，同了賈璉回到自己房中，告訴了賈璉，叫他派人收拾新房。不提。

一日，黛玉早飯後，帶著紫鵲到賈母這邊來，一則請安，二則也為自己散散悶。出了瀟湘館，走了幾步，忽然想起忘了手絹子來，因叫紫鵲回去取來，自己卻慢慢的走著等他。剛走到沁芳橋那邊山石背後，當日同寶玉葬花之處——忽聽一個人嗚嗚咽咽在那裡哭。黛玉煞住腳聽時，又聽不出是誰的聲音，也聽不出哭的叨叨的是些什麼話，心裡甚是疑惑，便慢慢走去。及到了跟前，卻見一個濃眉大眼的丫頭在那裡哭呢。

黛玉未見他時，還疑惑府裡這些大丫頭有什麼說不出的心事，所以來這裡發洩發洩。及至見了這個丫頭，卻又好笑，因想到：「這種蠢貨，有什麼情種！自然是那屋裡作粗活的丫頭，受了大女孩子的氣了。」細瞧了一瞧，卻不認得。

那丫頭見黛玉來了，便也不敢再哭，站起來拭眼淚。黛玉問道：「你好好的為什麼在這裡傷心？」那丫頭聽了這話，又流淚道：「林姑娘！你評評這個理。他們說話，我又不知道，我就說錯了一句話，我姐姐也不犯就打我呀！」黛玉聽了，不懂他說的是什麼，因笑問道：「你姐姐是那一個？」那丫頭道：「就是珍珠姐姐。」黛玉聽了，纔知他是賈母屋裡的。因又問：「你叫什麼？」那丫頭道：「我叫傻大姐兒。」黛玉笑了一笑，又問：「你姐姐為什麼打你？你說錯了什麼話了？」那丫頭道：「為什麼呢？就是為我們寶二爺娶寶姑娘的事情。」

黛玉聽了這句話，如同一個疾雷，心頭亂跳。略定了定神，便叫這丫頭：「你跟我這裡來。」那丫頭跟著黛玉到那畸角兒上葬桃花的去處。那裡背靜，黛玉因問道：「寶二爺娶寶姑娘，他為什麼打你呢？」傻大姐道：「我們老太太和太太、二奶奶商量了，因為我們老爺要起身，說：就趕著往姨太太商量，把寶姑娘娶過來罷。頭一宗，給寶二爺沖什麼喜；第二宗——」說到這裡，又瞅著黛玉笑了一笑，纔說道：「趕著辦了，還要給林姑娘說婆婆家呢。」

黛玉已經聽厭了。這丫頭只管說道：「我又不知道他們怎麼商量的，不叫人吵嚷，怕寶姑娘聽見害躁。我白和寶二爺屋裡的襲人姐姐說了一句：『你們明兒更熱鬧了，又是寶姑娘，又是寶二奶奶，這可怎麼叫呢？』林姑娘，你說我這話害著珍珠姐姐什麼了嗎？他走過來就打了我一個嘴巴，說我混說，不遵上頭的話，要攆出我去！——我知道上頭為什麼不叫言語呢！你們又沒告訴我，就打我！」說著，又哭起來。

那黛玉此時心裡，竟是油兒、醬兒、糖兒、醋兒倒在一處的一般，——一甜、苦、酸、鹹，竟說不上什麼味兒來了。停了一會兒，顛巍巍的說道：「你別混說。你再混說，叫人聽見，又要打你了。你去罷。」說著，自己轉身要回瀟湘館去。那身子竟有千百斤重，兩隻腳卻像踩著棉花一般，早已軟了。只得一步一步慢慢的走將來。走了半天，還沒到沁芳橋畔。原來腳下軟了，走的慢，且又昏迷癡癡，信著腳兒從那邊繞過來，更添了兩箭地的路。這時剛到沁芳橋畔，卻又不知不覺的順著堤往回裡走起來。

紫鵲取了絹子來，不見黛玉。正在那裡看時，只見黛玉顏色雪白，身子晃晃蕩蕩的，眼睛也直直的，在那裡東轉西轉。又見一個丫頭往前頭走了，離的遠，也看不出是那一個來。心中驚疑不定，只得趕過來，輕輕的問道：「姑娘，怎麼又回去？是要往那裡去？」黛玉也只模糊聽見，隨口應道：「我問問寶玉去。」紫鵲聽了，摸不著頭腦，只得攆著他到賈母這邊來。

黛玉走到賈母門口，心裡似覺明晰，回頭看見紫鵲攆著自己，便站住了，問道：「你作什麼來的？」紫鵲陪笑道：「我找了絹子來了。頭裡見姑娘在橋那邊呢，我趕著過去問姑娘，姑娘沒理會。」黛玉笑道：「我打量你來瞧寶二爺來了呢，不然，怎麼往這裡走呢？」

紫鵲見他心裡迷惑，便知黛玉必是聽見那丫頭什麼話來，惟有點頭微笑而已。只是心裡怕他見了寶玉，——那一個已經是瘋瘋傻傻，這一個又這樣恍恍惚惚——一時說出些不大體統的話來，那時如何是好？心裡雖如此想，卻也不敢違拗，只得攆他進去。

那黛玉卻又奇怪，這時不是先前那樣軟了，也不用紫鵲打簾子，自己掀起簾子進來。卻是寂然無聲，因賈母在屋裡歇中覺，丫頭們也有脫滑兒玩去的，也有打盹的，也有在那裡伺候老太太的。倒是襲人聽見簾子響，從屋裡出來一看，見是黛玉，便讓道：「姑娘，屋裡坐罷。」黛玉笑著道：「寶二爺在家麼？」襲人不知底裡，剛要答言，只見紫鵲在黛玉身後和他努嘴兒，指著黛玉，又搖手兒。襲人不解何意，也不敢言語。黛玉卻也不理會，自己走進房來。看見寶玉在那裡坐著，也不起來讓坐，只瞅著嘻嘻的傻笑。黛玉自己坐下，卻也瞅著寶玉笑。兩個人也不問好，也不說話，也無推讓，只管對著臉傻笑起來。

襲人看見這番光景，心裡大不得主意，只是沒法兒。忽然聽著黛玉說道：「寶玉，你為什麼病了？」寶玉笑道：「我為林姑娘病了。」襲人紫鵲兩個嚇得面目改色，連忙用言語來岔。兩個卻又不答言，仍舊傻笑起來。襲人見了這樣，知道黛玉此時心中迷惑和寶玉一樣，因悄悄和紫鵲說道：「姑娘纔好了，我叫秋紋妹妹同著你攆回姑娘，歇歇去罷。」因回頭向秋紋道：「你和紫鵲姐姐送林姑娘去罷，你可別混說話。」

秋紋笑著，也不言語，便來同著紫鵲攆起黛玉。那黛玉也就站起來，瞅著寶玉只管笑，只管點頭兒。紫鵲又催道：「姑娘，回家去歇歇罷。」黛玉道：「可不是？我這就是回去的時候兒了。」說著，便回身笑著出來了，仍舊不用丫頭們攆扶，自己卻走得比

往常飛快。紫鵑秋紋後面趕忙跟著走。

黛玉出了賈母院門只管一直走去，紫鵑連忙攙住叫道：「姑娘，往這裡來。」黛玉仍是笑著，隨了往瀟湘館來。離門口不遠，紫鵑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可到了家了！」只這一句話沒說完，只見黛玉身子往前一栽，哇的一聲，一口血直吐出來。

未知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